

畅销经典奇幻小说

犯小人、烂桃花、破财命通通退散，  
命运整形大师向您报到！

圆

命

师

I

异仙  
◎ 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  
远方出版社



# 圓命師

I

异仙  
◎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圆命师 I / 异仙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0. 8  
ISBN 978-7-80723-542-2

I. ①圆… II. ①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46548号

**圆命师 I**

异仙 著

作 者: 异仙  
策 划: 花园文化  
责任编辑: 云高娃

内蒙古出版集团

**远方出版社**

地址: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数: 600千字

印张: 30

印数: 1-10000册

版次: 2010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723-542-2

定价: 52.00元(全两册)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## 斗斗龙篇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 | 故事从吐血老头开始  | 001 |
| 第一章 | 兽医师还是圆命师   | 003 |
| 第二章 | 暗算姑娘&陷阱老爹  | 017 |
| 第三章 | 我老爹是外星人    | 036 |
| 第四章 | 患了奇病的少女    | 049 |
| 第五章 | 医院版惊声尖叫    | 064 |
| 第六章 | 怪盗不是谁都可以当的 | 076 |

## 忍者龟篇

|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章  | 史上最强恋妹狂  | 089 |
| 第八章  | 要人命的当铺   | 103 |
| 第九章  | 我的头上有座山  | 115 |
| 第十章  | 怪老头大战小萝莉 | 128 |
| 第十一章 | 关公神像活起来  | 138 |
| 第十二章 | 人体兵器大乱斗  | 149 |
| 第十三章 | 死而复生的女人  | 163 |
| 第十四章 | 想象力就是超能力 | 172 |
| 第十五章 | 谁家妈妈不是人  | 181 |
| 第十六章 | 盗版任意门    | 191 |
| 第十七章 | 祝融怪物     | 201 |
| 第十八章 | 正义热血燃烧中  | 212 |
| 第十九章 | 史上最高云霄飞车 | 222 |



## 楔子 故事从吐血老头开始

天机市。

作为交通重镇之一的天机市，连接大陆南北两端的人流和物流，这里的火车站永远是繁荣喧嚣的。

一个中年人把自己裹在黑色大衣里，从候车室的温暖空气中，匆匆闯进寒冷的黄昏。

候车室门口几个乞讨的孩童把手中的破碗伸过去，却被中年人急匆匆的脚步撞开，其中一个最瘦小的孩童还被撞得差点跌倒。

“急着去投胎呀！”

清稚童声诅咒着，接着几个孩童却笑嘻嘻地聚拢往另一个方向跑去，在雪花飞舞中，仍听得到他们的连串笑声。

接近火车站的一条暗巷里，暗沉如铅的天色让这里更加阴暗，那群孩童叽叽喳喳地吵嚷着。

“欢欢，快拿出来，有什么？有钱吗？”

候车室门口，差点被撞倒的那个小男孩，得意扬扬地从破棉袄中拎出一个黑布包，举起来炫耀着，异常机灵的眼睛里活力飞扬。

“看那家伙紧张兮兮地抱着，肯定是好东西，肯定能换十个，不，二十个肉包子。”

黑布包被放在雪地上，轻轻打开，孩童们蹲在四周围观，口鼻里呼出的热气将薄雪都融化了一层。

解开一层又一层的黑布，一本有着朱红色表皮的破旧笔记本映入眼帘。

孩童们立即同声叹息。

“切，一本破书竟然那么宝贝，肯定是不见过世面的乡下人！”偷东西的小男孩大声鄙夷失主，“我不识字，谁识字？啊？没有？你们这群没上过学的蠢才！好吧，又看不懂，小三，拿火柴来烧掉。”



001

这群小偷太过关注自己的收获，而忽略了警戒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个穿着大衣的黑影，慢慢地接近了他们。

听到烧掉二字，那人缓缓说：“这个不能烧。”

呃！

孩童们齐齐回头，看清那人长相后，十几双眼里写满了“肝胆俱裂”四个字，这让那人觉得自己像是欺负弱小的恶魔。

“咳！”他干咳一声，想说“把东西还我，我不为难你们”，但腹腔内一股极大压力上涌，血腥味在嘴里散开，他再也忍耐不住，一口鲜血就喷了出去！

这动作立刻引来一片惊叫声，待看清是血，那叫声又骤然高亢十倍。等中年人再有精神打量四周，眼前只剩下一个孤孤单单的单薄身影。

看看这个瘦小、精灵的小男孩，又看看地上的书，中年人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不跑？”

“腿软……跑……跑不动。”小男孩的声音中带着哭腔。

“哦。”中年人注意到，自己那口血没浪费，完全喷在了小偷，也就是眼前这个小男孩身上，这口血量又多，一股脑地浇上去，弄得这小子像受重伤似的，满头是血，怪不得他会被吓到。

“没事，我不会为难你。”中年人缓缓地说，然后低下身去捡那本书。

于是，小男孩眼睁睁地看着中年人弯腰，变成“几”字形，这个动作一直持续下去，就没抬起来，缓缓地，仿佛慢动作播放一样，中年人扑倒在地，变成了标准的“一”字。

“咕噜咕噜……”

奇怪的声音从中年人身下传来，小男孩瞪大眼睛低头去看，就见中年人的嘴仿佛变成一眼喷泉，带着热气的鲜血就那么“咕噜咕噜”地往外涌。

“妈呀——”小男孩被吓得差点尿裤子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中年人悠悠醒来，视线中出现一角半露出天空的破屋顶，呻吟一声，他左右看看，是间破木屋。

听到声音的小男孩跑进来，欣喜地说：“吐血大叔，你醒了？”

“谁是吐血大叔……”中年人看到小男孩手里的东西，立即一愣，是被翻开到一半的朱红色笔记本，他讶异地问：“你看得懂？”

“字是看不懂啦，我没念过书。不过，这里面的图挺有意思的，吐血大叔你看……”小男孩把笔记本翻到某一页，“用这个角度去看，能看到很奇怪的东西呢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身上有一只模样很奇怪的鸟，它一直在‘嚎嚎’地叫。”

中年人脸皮抽搐一下，看向自己的下身，裤子穿得好好的啊……“奇怪的鸟？”

小男孩点头，“是啊，脖子很长，头上有像鸡冠似的东西，羽毛很漂亮，整只都是火红色的，非常帅气呢。”

中年人的手颤抖了一下，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，“难道这小子看到的，是我的……文曲凤凰命格？这不可能啊！命格怎么可能被看见？”

小男孩仍然在那里自顾自地说：“然后我就听见它一直在叫‘快死了、快死了’的，好可怜，我就喂了它一点东西吃，结果它好像很满意，就变小，缩回去了。”

中年人又下意识地往下看，然后急忙摇头，一脸混乱的样子，“小子，你真看见了？你喂了它什么？”

小男孩把脖子上挂的一条绳子拉出来给中年人看，“本来挂在这里的一颗珠子，家传的，老宝贝了，所以你得赔我，至少五百块！”

“珠子？”中年人不禁疑惑，摸摸自己身上，什么也摸不到，但却感觉到胸口的伤势竟然不疼了！

“啊？”他急忙扯开上衣，见到胸口原本被利器贯穿的伤口竟然消失无踪，变得一片平滑，“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被冷艳锯劈到的……不治之伤啊！”

“喂喂，吐血大叔，就算装疯，我也会记得你欠我钱的。”小男孩大声说。

“你刚才究竟给我吃了什么！”中年人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肩膀大声叫。

“哇！杀人了！”小男孩慌忙大叫，不过，刚叫一声，他就感觉脸上一热，眼前一红，鼻腔内一腥，又被喷了一大口的血。

抓着他的手放开了，小男孩不安地看着软倒在地上，拼命呕血的中年人，“吐血……大叔？”

中年人又变成一眼涌泉了。

不过，小男孩还看得到，附在中年人身上的那只怪鸟，正在拼命的挣扎和变形，颜色逐渐变得奇怪，模样也变得很眼熟。

“唉呀，这不是乌鸦吗？”小男孩蹲下去研究了一下，得出如此结论。

命运，被完全改变了。

## 第一章 兽医师还是圆命师

十年后，天机市。

时值盛夏，太阳肆无忌惮地散发着光和热，把世界当成了蒸笼屋子，身在

其中，热与闷两种感觉交替，仿佛是一条热气腾腾的抹布“啪”一声甩在脸上，让人呼吸困难，反应迟缓，恨不得双眼翻白，就此晕死过去，以少受些折磨。

靠近天机市火车站的相士街，生意也被天气影响了。原本这个时间，这条街上应该全都是求财运、问姻缘、解梦兆的痴男信女，但此刻在太阳的超强威力下，却是人影稀疏，就算偶尔有只懒猫经过，也摇摇晃晃地步履蹒跚，一副马上就要倒毙在半路的样子。

对街商店的玻璃窗反射着太阳光，一闪一闪的异常刺眼。

计欢把下巴搁在小方桌上，被那反光刺激得眯起眼睛，又懒得动弹，就把视线向左挪了三十度。

视线中出现一角白色纱裙，和半截匀称光洁的小腿。

客人？

计欢把视线缓缓上移，纤细的腰、丰润的胸、修长的颈子，还有那张清秀但充满哀伤，连眼眶都红通通的悲戚面孔，就这么映入眼帘。

“我要算命。”明显刚刚哭过的少女说。

“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请看……”计欢掀起一直被当做遮阳伞的招牌。

长条白布上写着：本人承接苦力搬运、杀猪、捞鱼、车工、水电工、砸墙、拆洗抽油烟机……代办签证、黑枪、黑车……洗头、按摩、割双眼皮，另有暑期特惠业务，替小学生写作业、开家长会、欺负同学等等。

“啊啊，不好意思，拿错了！”计欢急忙把招牌转过来，就见另一面写着：不算命，只解忧。

少女用很怀疑的目光盯着计欢。

“算命是小意思，你要算命，可以去找他们。”计欢嘴角向左边努了一下，满街摆的都是算命摊，一个个卖相不错的白胡子老头正竞相摆出仙风道骨的姿势。

“本大仙能做的是解忧，比如你连续失恋十八次，我就帮你把第十九次做得圆圆满满，直接送进教堂……咦？你哭什么？”

少女突然哭得梨花带雨，连手里的阳伞都握不稳了，索性扑到桌子上大哭起来。

计欢不禁慌了手脚，四处找面纸找不到，只好随手抓来一块布塞给她，却发现那竟然是自己那条长长的布招牌。

过了好一会，布招牌上的字迹都被湿糊了小半，哭声这才渐渐歇止。

少女抬起头来，眼睛红得和兔子差不多，她悲悲切切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失恋十八次了？”

“啊？还真有这么惨的？”计欢差点把手指咬进嘴里。

“第一次，是我的初恋，他成为我男朋友的那一天，太高兴了，骑车摔进

下水道，再也没有爬上来；第二次是我的高中老师，我暗恋他，正要表白，他就被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到头，再也不会说话了；第三次，是我的同学，他很高很帅，篮球打得非常棒，在他说喜欢我的那一天，他灌篮时，篮球架倒了，砸在他的脖子上，从此再也不能打篮球了……

“第十八次，就在昨天，我的新男朋友看了我的日记本，吓得从窗户跳了出去，原本那是二楼，不该有事，但他骑在了铁栏杆上，再也不能……呜呜……”

“难道我只能一次次的失恋吗？为什么我不能享受一次真正的长久一点的爱情呢？要不，你当我男朋友吧……还是算了！”

少女情绪失控，竟然主动要求交往，而计欢刚刚被吓到，接着又听到那句“还是算了”，自尊心大受打击。

计欢额角上青筋跳动，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少女说：“我父母都是老师，不会喜欢你这种嘻哈风格的，尤其是你耳朵上那三个耳洞，还有头发的颜色。不过，如果你都改掉，其实还挺帅的，我可以说服他们接受你。”

“这样啊，可我的风格已经维持了很多年，不想改……”计欢说着说着，忽然惊醒，“啊啊，小姐，你是来算命的，对吧？”

“对哦。”少女惋惜地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在可惜什么，接着说：“你能替我解忧吗？”

“你这种状况呢，非常复杂。”计欢在心里想：这不就是传说中的“克夫”吗？

“就是说没办法了？”少女失望至极，那眼神令计欢心中一软。

“也不是没办法，但是，要透过非常手段。”他左右看看，那些算命的同行似乎没有注意到这边，于是伸出手，曲起食指轻轻在少女额头上一弹。

“啪”一声脆响，带出了奇妙的影像。

“唉呀，你做什么……啊？这是什么？”少女额头一疼，惊叫一声，却骤然看到一只模样很卡通的小老鼠，正飘在她眼前。

那小老鼠是金黄色的，只有婴儿拳头大小，机灵可爱，两只红眼睛左右乱转，小爪子里还抱着一只奇形怪状的黑色圆东西。

“这是……”少女惊叫。

“嘘，小声点，被看到我又要被教训了。”计欢做贼似的左右瞧瞧，才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老鼠身上，“小家伙，你抱的是‘塞壬之首’吧？嫉妒爱情的女海妖，诅咒所有爱上你的男人都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，真是麻烦！最近东西方噩运交流是不是越来越频繁了，连这种东西都流进来了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”少女小声问。

“这个就是你的‘命’，黄金鼠。你本该是生活无忧，爱情顺利的，不过

它手上抱着的东西是爱情的诅咒，所以你的十八个男友才会接二连三发生意外。”计欢说。

“那怎么办？诅咒能解除吗？”少女很紧张。

“毕竟是外传来的噩运，水土不服啊，你看它都快枯掉了，就算不理它，再过三五年它也会自己消失的，不过，你等不了对吧？别哭啦！好吧好吧，看我的。”计欢搓搓手指，低声喊道：“灵能聚现。”

他修长的手指上忽然出现一点光，仿佛海胆样的星芒，虽然微弱但却异常灿烂，那光凝在一起，颜色形态都确定下来后，竟然是一朵小小的玫瑰花。

“来，乖，放下噩运，拥抱爱情吧？”计欢试图把玫瑰交到那只黄金鼠手里，但黄金鼠却不肯，吱吱乱叫，被逼急了，竟然张大嘴想要咬过来。

“嘿！想咬我？你这小家伙太天真了……”也许是见多了这种场面，计欢早有防备，立刻缩手躲过老鼠的利齿，但没想到的是，那老鼠竟然迎风见长，变大了将近一倍，竟像只小型犬，张嘴就扑了过来。

“啊？杂交后会变大的品种？痛痛痛……”计欢当下中招，被那大嘴咬住了手臂，明明是无形无迹的命格鼠，却在他手臂上咬出伤口来。更奇异的是，那伤口仿佛虚影一样，在皮肤上晃来晃去，更有泛着光亮的星光缓缓流出。

“我的命格，我的灵能啊！”计欢哀叫。

命格化成动物，虽然可以方便观察诊断命格缺陷，但也具备攻击力，被咬上一口，受伤者受损的不是肉身，而是命格中运气、寿命等方面的福气，可以说比咬掉一块肉更让人心痛。

“竟然敢咬坏本少爷的运气，你找死！”

计欢恨得牙痒痒，左右寻找趁手的武器，突然，一块砖头映入眼帘。

嘿嘿！他阴笑着抄起那块砖头，默念一句“灵能聚现”，一层跳跃灵光立时布满砖块。

“小家伙，你松不松口？”计欢恶狠狠地问。但那变大的黄金鼠却执迷不悟，两只红眼睛倔强地瞪着他，嘴下拼命用力，只见大股灵能继续从计欢的无形伤口喷出来。

如果是普通人，下半辈子的运气大概现在就没了，就算是命师，也会大伤灵能，但遇上计欢这个怪胎，却是这只小老鼠的不幸。

“既然如此……接招！”计欢大叫一声，高举砖头，在手心转了个圈，夹着风声呼啸落下，“砰”地一声，砸在黄金鼠的脑袋上。

明明看似很用力，却无声无息，只有一圈灵能波动四散飘逸。

变异黄金鼠显然没有料到竟然有人能攻击到它的本体，这一下砸得凶猛，让它两只眼睛变成了蚊香形状。

“啊打！啊打！啊打！”

计欢得理不饶“鼠”，一砖、两砖、三四砖，砖砖不离黄金鼠脑袋，没几

下，黄金鼠就晕得找不到东南西北，牙齿松开，整个身体掉了下去，在空气中飘飘悠悠地降落。

“啊打！”计欢又是凌空一脚，狠踢在它身上，又将黄金鼠踢上来，砖块舞成了一团旋风，劈里啪啦打得不亦乐乎，口中的呼喊声越来越响亮，引得周围相士们引颈相观，彼此对视一眼，同时摇头，心里想：那小子又开始发疯了。

显然，除了计欢和那少女，其他人是看不到命格具现出的黄金鼠。

而少女则用惊骇的眼神看着计欢大战黄金鼠，嗯，或者用“欺负”这两个字更恰当。因为当计欢过足手瘾，停下攻势的时候，那只老鼠已经快被打扁了，而黄金鼠手中的噩运之源，那颗“塞壬之首”早就无影无踪，大概也被砸烂了。

“啊？呵呵。”计欢拎起那只扁扁的黄金鼠，有些尴尬地笑着，再看看少女担忧的眼神，迅速将那黄金鼠揉捏几下，让它恢复到原本大小，除了眼睛还是蚊香状之外，看起来一切正常。

“没事，还能用。”计欢又用灵能聚现出一朵玫瑰，塞进黄金鼠手里，奇景顿时出现，整只黄金鼠马上就像被镀上一层玫瑰色。

看着黄金鼠手捧玫瑰，少女骤然感觉一阵心神荡漾，仿佛有什么被扭转了，心情顿时无比舒爽和幸福，刚才的那些委屈和郁闷，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。

“这就是爱情的滋味吗？”她想用手去摸那只抱着玫瑰花的黄金鼠，手指却穿过了它，没有碰到实体的感觉。而那只黄金鼠竟开始淡化，仿佛让它显形的能量正在消失。

“小姐，你碰不到命运的。”计欢笑了，“让你看到命运，是我的独特本领，天底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！”

“那么厉害呀？但是，你的伤口没事吗？”少女担忧地看着计欢手臂上的虚影之伤，现在还有点点灵光从那里流出来。

“啊……”计欢盯着自己的伤口，脸色骤然煞白，整个人摇摇晃晃的，差点跌倒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没事吧！”少女急忙扶住他。

“没事、没事……”计欢喃喃低语，闭着眼睛，好一会儿脸色才恢复过来。

“你真的没事？”她紧张地问。

“对普通人来讲，这里每一滴都是这辈子的运气寿命，少了就少了，永远找不回来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些东西却是无限的，只要一点时间就可以恢复。喂，别告诉别人哦，他们会当我是怪物的。”计欢嘻嘻笑着，仿佛是在验证他的话一样，手臂上的虚影之伤，渐渐消失了。

“虽然不是太懂，但我觉得你好神奇喔！”少女小声惊叫。

“当然了。对了，我给你的爱情玫瑰只有三天期限，三天内，你遇到的就会是你所期望的爱情。”计欢得意道。

“那过了三天呢？我的爱情噩运还会作祟吗？”

“过了三天，你就是个平常人了，普通的爱情，不好也不坏。”计欢摊摊手。

“知道了，谢谢！”少女闻言高兴不已，忽然探过身子在计欢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跑开。

“嘿……”计欢摸摸自己的脸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不一会，计欢看见小步跑出相士街的少女差点被一辆骤然驶出的跑车撞到，他吓了一跳。然而，接下来，跑车内急忙冲出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，扶起少女，在两人手指相触的瞬间，计欢似乎看到了名为“爱情”的背景正在闪耀发光。

“这次见效特别快呢。”他喃喃低语，看着跑车载着少女离去，嘴角勾出笑容。

这时一个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，“计欢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生意要正正当当地做，要有诚意，不要整天和女孩子纠缠，想着泡妞什么的！”

计欢一惊，转头，就见到一个有着削瘦长脸，还留着八字胡，标准江湖相士模样的中年人。那是同行的柳相杰，一直很关照计欢的大叔。

“柳叔，别乱说哦，我堂堂正正做人，光明正大做生意，和妞不妞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！”计欢义正辞严地说。

“既然是做生意，怎么没收卦费呢？今天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，没有送卦的理由吧？”柳相杰摸着胡子说。

“啊？”计欢一惊，急忙往街口跑，但跑车的速度哪是他追得上的，只见到一点车尾的影子，跑车转眼间就混进车阵中消失无踪，一同消失的，还有他的酬劳。

计欢绝望无助地伸出手去，已经偏斜向西的太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充满了被欺骗的悲伤。

“看她长得漂漂亮亮的，竟然是个算霸王卦的骗子……”他喃喃低语，觉得世界黯淡无光。

柳相杰的声音响起，“哼！这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沉迷女色，你早晚会吃大亏！”

计欢难以置信地看着柳相杰，“柳叔，我一直以为你行为端正、做人厚道，没想到竟然说出这样落井下石的话！我已经很惨了，你还这样打击我。身为长辈，你应该请我吃烤鸭安慰我受伤的心灵才对！”

柳相杰摇摇头，转身走了，只留了一句话在空气里，“你自作自受。”

计欢朝他的背影扮了个鬼脸，嘀咕一句，“整天只会板着一张脸教训人……”

“嘎吱。”

突如其来的刹车声打断了计欢的感慨，转头就见一辆豪华加长型轿车神气十足地停在相士街街口，“啪啪”声中车门打开，好几个穿黑西装、戴墨镜，仿佛电影里保镖形象的男人走下来，其中一个在车门口撑开伞。

然后，又下来一根拐杖，接着是一只穿着名贵手工皮鞋的脚，再另一只脚，再大半个人……最后——咦？还是大半个人？

计欢惊讶地看到一个身高只有一般人一半的老人从车上下来，拄着龙头拐杖，保镖撑着伞，走在他身后。

这么矮的老头呀？计欢在心里说。

这时有个保镖走到呆立的计欢面前，声音低沉地问：“先生，请问这里是相士街吗？”

“啊？是啊……”他茫然点头。

“谢谢。”保镖说，接着掏出一张百元大钞，准备递给计欢，却被一只手横空截走，正是不知何时去而复返的柳相杰。

只见这江湖术士一脸严肃，用宛如新闻主播的磁性嗓音说：“这位先生，是来算命的吧？没错，这里就是天机市最有名的相士一条街，又叫相士街。这里聚集了全天机市，乃至全世界最厉害的风水、卜卦方面的专业人才。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——相士街一走，福禄寿全有！我们的品牌效应已经扩展到了全世界，甚至在国外也有分部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柳相杰的解说对象已经变成了那半个人高的老头，像导游一样，带着那一行人往相士街深处走去。

可怜的计欢被扔在那里，更加感叹世态炎凉，在金钱的魔力下，彼此相敬如叔侄的同行竟在顷刻间同室操戈，真令人痛心啊。

必须制止这种行为！

打定了主意，计欢几步追了上去，大声叫着，“先生，我不算命，专解忧，你有任何爱情、事业、生活、运气方面的疑难杂症我都可以帮你解决……”

可惜，计欢晚了几步，那老头一进相士街，仿佛是香饵吸引了大批鱼群，一瞬间身边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算命先生一拥而上将其围住，大大小小的招呼声宛如市场叫卖，将计欢的声音完全淹没。

“太夸张了吧？”计欢被这一幕惊得驻足而止，虽然今天生意不好，偶尔来个客人也叫没生意的家伙们眼红，但还不至于导致这样的争抢场面吧？难道大家都被热疯了？

但见那一端，高高矮矮的人头攒动着，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竞争力稍弱的

就会被丢出圈子，比如被挤得摇摇晃晃差点摔倒的柳相杰。

“柳叔，你还活着吧？”计欢急忙搀起他，只见他的一身长衫被扯得零零碎碎，右脸青肿，眼睛紫了一圈，判断他刚刚遭人偷袭了。

“文老头，你敢揍我？我跟你没完没了！”刚站起来，柳相杰就跳脚大骂。

“柳叔，注意风度、风度！”计欢提醒他，一直以相士行业精英自居的柳大相士，可不能露出这气极败坏的样子。

“咳咳！”柳相杰惊觉，立即整整衣领，拍掉灰尘，不到三秒，又恢复风姿卓然大相士的派头。

计欢这时却打量着柳相杰眼睛周围的漂亮紫色，口中连连赞叹，“啧啧！文大爷都八十了，竟然还有力气揍出这么鲜艳的颜色来？”

“这死老头，趁我不注意下黑手，早知道那式猴子偷桃应该再狠一点！”提起恨事，柳相杰仍愤愤不平。

“风度、风度。”计欢不住地提醒，又嘿嘿直笑，“人家都八十了，哪还有桃。”接着，他又好奇地问：“被围的是什么人啊，这大家这么狂热，像追星族似的。”

“你不认识乌乎？”柳相杰像看稀有动物似的瞪着计欢。

“啊？那人就是乌乎！”计欢大惊，“那个天机市地产界大王、富豪排名前百，刚刚承接东方超大型乐园工程的亿万富豪乌乎？听说连他家的女佣都开法拉利跑车呢！”

“是啊。”柳相杰眼里闪闪发亮，又叹了口气，“那一直是我的梦想。”

“柳叔，你不是女人，就算能变性，你也太老了，还是不要怀着这样不切实际的梦想吧。”计欢劝道。

“放屁！”柳相杰勃然大怒，“我是想做一笔大生意，不是想当女佣！”

“哦哦，说清楚嘛，免得我误会。”计欢埋怨着，“不过，这么大笔生意跑了是可惜，柳叔，不如我们联手，把那群杂鱼全部杀了，将生意抢过来，如何？”

“死小子，嘲笑我是吧！”柳相杰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。

“嘿嘿，开个玩笑嘛。”计欢摸着头直笑，“你看那些大爷大婶们，加在一起的岁数都快赶上彭祖了。咱们年轻力壮的，再去跟他们挤，也于心不忍是不是？这笔生意就让了吧，当敬老了。”

“就你心软。”柳相杰叹了口气，嘴角却有欣慰的笑意。

“梦想之所以是梦想，就是因为它没有实现的可能。柳叔啊，你的女佣梦……哦，不对，是大生意梦，还是留在记忆中，作为激励我们努力前行、冲破困难的动力吧！我永远和你肩并肩，共同进退！”计欢搂着柳相杰，面对夕阳发出感慨。

柳相杰冷冷看着这小子发疯，不屑理会。

就在这时，背后忽然传来一声呼喊，“他就是计欢！”

嗯？

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计欢骤然转身，就看到眼前原本汹涌的人潮，已经朝两旁分开，露出站在中间的亿万富豪乌乎，以及他的保镖们。

“你就是计欢？”乌乎在保镖的簇拥下走了过来，探询的目光上下打量计欢，露出不怎么满意的神色。

“没错。”计欢点头。

“今年一月十号，你替一个名字叫做朱厚德的老人破过疆运？”乌乎走到计欢面前，让他不得不低头去看这位亿万富翁，而乌乎的随身保镖立即拿出折叠椅，乌乎一踩上去，身高立即高过了计欢一个头。

计欢把视线移上，思索着，“一月十号？半年前的事情了。朱厚德，似乎有印象……哦，对了，是不是那个鼻子特别大的老头？”

乌乎点头，“看来果然是你了。”

计欢仍然疑惑，“是我？你是特地来找我的？”

乌乎用手杖点点脚下椅子，立即有保镖把他扶下去，又把凳子收起来，他绕过计欢身边，边说边走，“我有笔大生意给你做，跟我来吧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计欢装模作样地考虑了一下，见对方越走越远，急忙跟上，嘴里还叫着，“喂！喂！低于一千块的生意我可不接。”

乌乎根本不屑回答。

计欢一路小跑着上了那辆豪华轿车，留下还没反应过来的柳相杰。

这时，他的脑袋从轿车中探出来，大声招呼，“嘿，柳叔，记得帮我收摊。”

柳相杰终于顾不了风度，使劲挥舞着拳头大骂，“臭小子！”

※

※

※

加长轿车内装饰豪华，除了液晶电视、冰箱外，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酒吧。计欢东摸摸西碰碰，看到瓶蓝黑色葡萄酒，见这瓶子乌黑可爱，似乎是好东西，便看向大富豪乌乎。

“请随意。”乌乎抬抬手，表示他可以随意取用。

立即有个保镖过来想替计欢打开瓶子，计欢摇头，用两根手指捏住那木塞，一夹一提，“啵”地一声，木塞便被拔起。

“唔？”

乌乎轻咦一声，再看到跟他时间最久的那个保镖脸上露出慎重神色，心中更是疑惑渐生。

“计欢，你练过拳？”乌乎问。

“练过一点，最厉害的是——铁沙掌！”计欢洋洋得意地把手掌亮出来，一双手粗糙铁砺，特别是掌缘部分，已经是铁青颜色。

“练了多久了？”

计欢屈指算算，说：“有七八年了吧。”

“哦。”乌乎点点头，似乎若有所思。

而这时计欢一手端着酒，弯身来到乌乎身边坐下，看到他身边的保镖有些紧张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叔你别紧张，我没恶意，只是很好奇。”

“你好奇什么？”乌乎坐在那里，双脚都踏不到车厢地面，又见计欢有把手伸过来搭在他肩头的意思，立即露出不悦神色。

“嘿，习惯了。”计欢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缩回手，正正经经坐好，“那个大鼻子老头是什么来头，竟然和老伯你这样的富豪有往来？说起来，我还记得他当初是裂蹄青牛的命，挺稀奇的。”

“什么是裂蹄青牛？”乌乎很好奇。

“青牛是有钱的牛，但蹄裂了，走不远，吃不到鲜草，就越来越瘦，最后就呜呼哀哉饿死了。”

“蹄子裂了，走不远……”乌乎表现出了然的神色，看计欢的目光也变得慎重起来，“那你怎么为他破这噩运？”

“补好蹄子就行喽。”计欢毫不在乎地说。

“怎么补的？”

“商业机密。”计欢打了个响指，笑了笑，又说：“老伯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那大鼻子老头是谁？”

“朱厚德。”乌乎说出一个计欢上车前刚知道的名字，“你可能没听说过，但乐华连锁超市，这个名字你不陌生吧？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它的连锁店，朱厚德就是乐华集团的总裁。”

计欢捂住嘴表示惊讶。

“一年前，乐华集团的财务状况陷入困境，上游资金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到位，下游供应商又同时追缴货款，原本正常的财务体系，几个月时间就陷入崩溃的地步。如果不是半年前的意外转机，乐华集团现在早就分崩瓦解，不存在了。”乌乎简单说明。

“我记得替那只牛补好蹄子之后，那青牛露出要往西走的意思，那个转机，是西边来的？”计欢随口说。

乌乎这下完全隐藏不了自己的惊奇神色，点了点头，“有家财团看中了乐华集团的资质，以七亿元入股，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，这七亿，盘活了整个乐华集团。”

谁知计欢听了却咬牙切齿，“七亿呀，那大鼻子老头真不厚道，竟然只给

我一千五百块酬金。”

“朱厚德和我说，因为生意失败，即将缠身的大笔债务，他一辈子都还不清，正准备投江自杀，谁知在寻短见的前一刻遇见了你，见你穿着不厚的衣服，很凄惨的样子，他就想临死前做做好事，给你笔生意做，那些钱是他身上仅有的现金了。”

计欢有点尴尬，“哈哈，那个时候生意不大好……”

乌乎点头，“但没想到刚从你那离开，打算跳江去，就接到投资集团的电话，他回来想找你，结果已经不见人影。”

计欢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是半个月里唯一的一笔生意。我家老头在家里都快饿死了。赚了钱，我就买了很多吃的回家，但是一顿饭就被他吃光了，第二天不得不再出来摆摊，天气很冷，冻得牙齿都快僵掉了……”

“朱厚德说，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，他才明白了什么叫福祸无常，生生死死都在一念间。如果那电话再晚半个小时，他已经是江中的浮尸了，到时候，什么都晚了。”乌乎感慨着。

计欢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一个人的命运，在老天爷看来都是很小的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只要做出不被老天爷注意的小小变化，一切就大不同了。”

“什么都可以改？”闻言，乌乎忽然露出激动神色。

“理论上讲，什么都可以。”计欢点点头。

“那一个重病到无法动手术的病人，可以让她的身体变得健康一点，到能够接受手术的程度吗？”乌乎紧张地问。

“这个要看具体状况了，那个人是谁？你老婆？你儿子？”计欢问。

“我女儿。”

哦？计欢上上下下地打量下乌乎，露出不抱希望的表情。

“你那眼神是什么意思？我女儿可是大美女！”乌乎生气了，“还有，把你的手拿开！”

聊天的时候，计欢不知不觉地就把手搁在乌乎肩膀上，小个子老头被他搭着肩膀，一大一小、一少一老，组合看起来非常怪异。

“嘿，习惯了，不好意思。”计欢急忙缩回手，又在心里腹诽：大美女？是侏儒小美女吧！

说话间，车子已停下。

透过车窗，计欢看到那仿佛凯旋门模样的社区大门上，大大的“锦绣天地”四个字熠熠生辉。

这就是传说中“中大奖得到几十亿奖金才够买，但你还要借钱交管理费”的天机市第一豪宅——锦绣天地。

锦绣天地的地价要以每坪十万来计算，远远超过一般市民消费水准的房价让这里成为高尚与富贵的代名词，房屋从五百到八百坪不等，也就是说，你要